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北雁南飞

张恨水著

[上]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北 雁 南 飞

上

张恨水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北 雁 南 飞

下

张恨水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北 雁 南 飞

(上)

张恨水 著

\* \* \* \* \*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 $\frac{1}{8}$ 印张 4 插页 183,000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600册

统一书号：10437·14 定价：1.70元

北 雁 南 飞

【下】

张恨水 著

\*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8.25印张4插页187,000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600册

统一书号：10437·14 定价：1.70元

## 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### 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五月

60095 17

## 自序

这部书的命意，很是简单，读者可以一望而知。这不过是写过渡时代一种反封建的男女行为。虽然他们反封建并不彻底，在当时那已是难得的了。我若写他们反封建而成功，读者自然是痛快，但事实决不会那样。

这书里，有些地方，是着重儿女情爱的描写。但笔者自信，无丝毫色情意味。相反的，那正是描写被压迫者的一种呼吁。现在大都市里，婚姻是自由了，可是看看穷乡僻野，象《北雁南飞》这种情节的故事，恐怕还很多。现在作父母的，应该比以前的人开明些，这书当可作为人父母的一种参考。

此书写于民国二十四年，发表于上海《晨报》。这八年内，笔者在后方，平津方面，有人窃版发行。最近笔者才收回交山城出版社出版，附志于此。

三十五年四月廿日 张恨水

序于北平

## 目 次

<b>第一回</b>	北雁南飞题签惊绮语 春华秋实同砚动诗心.....	( 1 )
<b>第二回</b>	透一点真情人逢老圃 积十分幽怨事说西厢.....	( 14 )
<b>第三回</b>	带醉说闲情漫猜消息 借资掷孤注小起风波.....	( 26 )
<b>第四回</b>	淡淡春怀读书营好梦 漂漂夜雨煮茗话闲愁.....	( 38 )
<b>第五回</b>	读赋岂无由闻声下泪 看花原有意不语含羞.....	( 53 )
<b>第六回</b>	竖子散流言非分是冀 书生推小恙有托而逃.....	( 66 )
<b>第七回</b>	抱布而来观场初上市 夺门竟去入阱又冲围.....	( 79 )
<b>第八回</b>	委屈作贤妻入林谢罪 缠绵语知己指日为盟.....	( 91 )
<b>第九回</b>	冷眼看娇儿何忧何喜 热衷作说客频去频来.....	( 103 )

- 第十回** 谓我何求伤心来看月  
千卿底事素手为调羹 ..... (117)
- 第十一回** 数语启疑团挥拳割爱  
七旬撑泪眼苦节流芳 ..... (130)
- 第十二回** 作态为何相逢如未见  
收心不得举措总无凭 ..... (144)
- 第十三回** 秘信枕中藏扑灯解困  
佳音门外断掷笔添愁 ..... (157)
- 第十四回** 谣诼散情停弄巧成拙  
痴心盼侠士如愿以偿 ..... (171)
- 第十五回** 拜佛见情人再冲礼教  
下乡寻少妇重入疑城 ..... (184)
- 第十六回** 恨良人难舍身图报复  
逞匹夫勇破釜种冤仇 ..... (198)
- 第十七回** 受侮堪怜作书荐醉汉  
伤怀莫释减膳动严亲 ..... (213)
- 第十八回** 智母重国防闲侦娇女  
酒徒肆醉舌巧触莽夫 ..... (227)
- 第十九回** 黑夜动杀机狂徒遗迹  
朱笺画供状严父观诗 ..... (239)
- 第二十回** 不尽欲育慈帏询爱子  
无穷之恨古渡忆佳人 ..... (253)
- 第二十一回** 调粉起深宵欲除桎梏  
追踪破密计突赴清流 ..... (267)
- 第二十二回** 醒后投缳无人明死意

	辱深弄斧全族作声援	(280)
<b>第二十三回</b>	沥血誓宗祠通宵备战 横矛来侠士半道邀和	(293)
<b>第二十四回</b>	见面恨无言避人误约 逞才原有意即席题诗	(306)
<b>第二十五回</b>	绮语何来对联成罪案 沉疴突染侍疾碎芳心	(322)
<b>第二十六回</b>	肠断情书泪珠收拾起 心仇恶客血雨喷将来	(335)
<b>第二十七回</b>	倚枕听谎言破啼为笑 支床作复柬截发伤神	(349)
<b>第二十八回</b>	弃妇重逢尝夫妻滋味 传书久玩暴儿女私情	(363)
<b>第二十九回</b>	红袖暗藏入门惊艳福 黄衫面约登阁动归心	(377)
<b>第三十回</b>	此姊妹为谁红丝暗引 使父母谋我热泪偷垂	(391)
<b>第三十一回</b>	获柬碎娘心饰词莫遁 论诗触舅忌危陷深藏	(404)
<b>第三十二回</b>	内外各通言逃生定计 娘儿双斗智清夜登程	(417)
<b>第三十三回</b>	坠陷入夫家登堂拜祖 灰心见俗子闭户悬梁	(431)
<b>第三十四回</b>	救死劫全家甘言解怨 怀柔施小惠妙策攻心	(445)

- 第三十五回** 寂宽柳边舟传言绝客  
徘徊门外月闻药投亲……………（459）
- 第三十六回** 善作严亲传诗能束子  
归成少妇闻雁尚思人……………（474）
- 第三十七回** 痛哭斯人隔墙闻怨语  
忽惊恶客敛迹中阴谋……………（487）
- 第三十八回** 归去异当年人亡家破  
相逢如此日木落江空……………（502）

# 第一回 北雁南飞题签惊绮语 春华秋实同砚动诗心

“临江府，清江县，三岁个伢子卖包面。”这是江西南昌城里一种歌谣。清江两字，也有改为新淦的。因为清江、新淦两县的人，在省城里挑担子卖馄饨的很多，差不多是包办了这种买卖。馄饨这东西，南昌人叫作清汤，清江、新淦人，叫作包面。三岁个伢子，是说三岁的小孩子。总而言之，是形容清江、新淦对于馄饨业之发达。当然，这不无鄙笑的意思在内。其实这两县是餐鱼稻饭之乡，文化也并不低落。尤其是新淦县属的三湖镇一带，风景幽绝，是令人留恋的一个所在。三湖距樟树镇三十里，距新淦县也是三十里，交通倒也便利。这个镇市上，约莫有千户人家，却有二、三十家牙行，四家钱庄，就普通市镇比例起来，却是畸形的发展。所以造成畸形发展的原因，却因为这里有一种甜美的出产：乃是桔子，柚子，柑子，橙子。由秋天到春初，外方的客商，都到此地来贩卖水果，所以产生了许多作桔柚掮客的牙行。又因为赣州出来的木料，编成浅筏，顺流而下，到了这里，赣江宽深了，浅筏不便行走，就在这镇边，重新编扎。木料是一种大生意买卖，国家在镇市上设了厘卡，抽收木税。于是乎官商两方，不断的有银钱交涉，因之又有了四家钱庄，在里面做一个流通机关。据官场中人说，这个厘金局，是二等缺，督办是要候补知府才可以做。因为督办资格大，手下的幕宾，也就非有相当的资格不可。其中有两个是

候补县，一个是县丞。其余的也就至少是佐杂之流。

单提这县丞是位查收木税的师爷，叫李秋圃，乃河南人。在江西听鼓多年，找不到一个实缺作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将就。而且他有一种奇特的嗜好，喜欢种花。这赣江上游，出花很多，有那载运花木的船，由这里经过，必定要送厘局若干盆。厘局中人，除了督办而外，都是不带家眷的，寄居在局中坐船上，要花无用，李秋圃于是包揽了这件事，在河岸边租了一所民房，用竹篱笆圈了两弓地做起小花园来。他的长公子小秋才十五岁，随着母亲在省城读书。因为酷有父风，听说父亲盖了花园，极力怂恿着母亲刘氏，带了一弟一妹，乘着放年假之便，也追到三湖来。秋圃以为在外作幕，是个短局，家眷跟了来，未免累赘，很不以为然。后来听说儿子是为慕花园之名而来，却是个同调，倒也笑着不追究了。

小秋的祖父，就是一个大官，父亲的官虽不大，然而家中也不愁吃穿，他自绮罗丛里出来，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纨绔子弟。当然，在前清封建时代，这种子弟，另外有他的一种兴趣和思想。他到了三湖的第二天，赶紧就面着花园，布置了一间书房，窗子外放了四盆腊梅，两盆天竹，在窗户台上，放了一盆带山石的麦冬草，表示这是芸窗之意。面窗自然是一张书桌，左手一列三只书架，两架是书，一架却放了蒲草盆子，宣炉，胆瓶，茶具之类。右边放了一张琴桌，把父亲此调不弹已久的一张古琴，放在那里。靠壁放了一张红木卧榻，壁上挂了一轴《秋江放棹图》，旁边有一副对联，乃是“此夕只可谈风月，故乡无此好湖山”。足足忙了一天，布置妥贴。到了次日，捡了自己几部爱读的书，如《饮水词》、《李义山集》之类，放在案头。还有《红楼梦》、《花月痕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这些小说，却塞在书桌最下一层

抽屉里，把暗锁锁上了。

日方正午，太阳斜照在窗户上，腊梅开得正盛。用宜兴瓷壶泡了一壶好茶，斟在墨绿海杯里对窗坐下，看到篱笆外，银光闪闪，乃是赣江。江那边一带桔树林子，绿靠了天，十分有兴趣。一个人自言自语：“无酒无诗，如此良辰何？”其实他是滴酒不沾，诗倒会胡诌几句。他的兴致既然发了，于是翻出了一张红树山庄的格子纸，磨墨蘸笔作起诗来。开头一行题目，就是《新居即事抒怀》，这分明是个《七律》题目，少不得平平仄仄研究起来。他不住的蘸着笔，出了一会神，口里又咿咿唔唔的哼着，第一、二句，倒不费什么思索，写出来也就认为可以了。但是顺着这第一句的韵脚，先得了第四句，那第三句承上启下，还要和第四句作对工整的，写了好几句，都不大相称。于是放下了笔，走出大门来，沿着赣河的岸上，顺流走了去。以为开开眼界，可以即景生情，对出那句。

这河岸很宽，全栽的是桔子树。因为这里已在全国偏南的地方，气候很暖和。虽是严冬，那树叶子依然是绿油油的。树里面是一道长堤，有时在绿林的残缺所在，带着半黄的枯草，还透露出一段来。望河那边，约莫有二里之遥，也是看不尽头的一片绿树林子。两边绿树中间，夹着一道河水，并没有多大的波浪，两三挂帆的船，在水上慢慢的走着。加之那边绿林里伸出两根旗杆，有几座庙宇的飞檐，飘了出来。这边人行路尽头，有一座烧字纸的小白塔，真是互相映带着风景如画。小秋原来是寻诗料的，一味的赏玩风景，倒把找诗的事忘记了。因为天气很好，索性顺着河岸走了去。过了那字纸塔，便是一个义渡口，有一只渡船，由河心里泊向岸边，一群男女，陆续的走上岸来。小秋看着乡下

人，提筐携盒，却也有些意思，于是背了两手，站在一边看着。其中有个十四五岁的女郎，面如满月，两只漆黑的眼珠，身上穿一件蓝底白菊花褂子，长平膝盖。前面梳着浓刘海发，长平眉上，后面垂了一条长辫，扎一大截红绒绳，根底下托了一大仔绒线穗子。虽不免乡下打扮，干干净净的，另有一种天然风韵。她手上拿了一枝长的腊梅，随着一位老太婆后面走去。她在远远的，就向小秋看着，到了面前，却只管低头。可是走远了，又三番两次的回转头来。小秋心想，这位乡下姑娘倒看中了我，倒也有些意思，情不自禁的，也远远的跟着走了几步。又看她斯斯文文的，决非农家女，也叫人未免有情。正想再跟两步，那位老太婆却回转头来，向他打量了一下，他又一转念，不要自讨没趣，也就转身回家来了。

到家以后，不觉已是夕阳西下，不曾进书房去，就在竹篱下徘徊着。他这种举动，恰是让他父亲秋圃看到了。心想这孩子呆头呆脑，未免有些可疑，倒要看看他这书房布置了一些什么。于是并不惊动谁，悄悄的走到书房里来。进来之后，四周一看，却也不免点了两下头。再到桌子边看时，砚池未盖，羊毫也未插，一张稿纸，上面倒写了几行字。拿起来看时，原来是一首未作成的诗呢！一个人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孩子斗方名士的脾气，倒也十足。”看那诗时，只有一、二、四句，第三句却在一条墨杠之外，勾了七个三角来替代了。  
诗是：

新卜幽居精水边，危群帆影落窗前，

△△△△△△△△，桔柚连村绿到天。

便连连摇着头道：“太幼稚，太幼稚！”再打开抽屉来一看，却是一本虎皮笺封面的手抄本，上面有三个字，《南飞集》。

他心想，《南飞集》这三个字，耳朵里却是很生疏，是谁做的书呢？于是翻开书皮来一看，上面有字注得清楚，乃是中州惜花少年小秋氏著。秋圃看到，不由得“嘆噓”一声，摇着头笑道：“这简直叫着笑话。”于是将这本子拿在手上，带进上房里去。当时他对于这件事，却也没置可否。到了吃过晚饭以后，一家人坐在灯下闲话，秋圃带了淡笑向小秋道：“你在省里念书，一个人自由自便的，全闹的是些什么？”小秋站起来答道：“都是父亲所指定的几部书。”秋圃道：“现在你也会填词了吗？我看你书桌上，倒摆有好几套诗集。”小秋偷看父亲的面孔，并不带着怒色，这就答道：“对着谱填得来，放开了谱，记得起长短句子，也记不了平仄，所以也不大十分作这个东西了。”秋圃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在桌子抽屉里取出那本《南飞集》，放在桌子上，指着问小秋道：“这里面也是你作的东西了？”小秋看父亲的颜色，虽不曾生气，也不曾带了什么欢喜的样子，便用很柔的声音答道：“是我把练习的诗词，都誊写在上面了。”秋圃道：“你一个手抄本子，也不过窗课而已，自己有这样胆大，就写上一个集字吗？”小秋道：“这原是自己写着好玩，并不给人看的。”秋圃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我问你这南飞两个字，是那里的出典？”小秋听到父亲问起它的出典来，心中得意之极，便笑道：“这是《西厢》上的词句，你老人家忘了么？‘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起，北雁南飞’。”秋圃看到他那番得意的样子，就正了颜色喝道：“我忘了，我是忘了，你卖弄《西厢记》很熟，俯拾即是。我问你，把一部《西厢记》念得滚瓜烂熟，又有什么用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用得着这一副佳人才子的脑筋吗？我为了自己在外面混衣食，没有工夫管你的功课，你一个人就胡闹起来！若是根据你这条路走去，好呢，能作几句歪诗，能写几个怪字，作一个斗方名士罢了。不好呢，

就是一个识字的无赖流氓！我看你这种样子，心里早就不能忍耐了，你得意忘形，倒在我面前夸嘴！”小秋倒不料这件事无功而反有过，只得垂手站立着，不敢作声。李太太坐在一边，就在旁插嘴道：“也怪不得你父亲生气，本来《西厢记》这种书，糟蹋人家名门小姐，年纪轻轻的人，看这种轻薄书作什么？以后不要看这种书就是了，你父亲也犯不上为了这点小事和你生气。我要写一封信给你外祖母，你去取一张稿子来。”秋圃正色道：“太太，你又姑息儿子。我倒不一定和他生气，只是趁了这机会，我要和他谈一谈。”于是扭转脸来向小秋道：“我现在给你想定了两条出路，让你自己挑选。其一呢，我托督办写信，把你考进陆军小学去。（注：前清各省，皆有陆军小学，其课程则高于现实中学。）其二呢，省里有个农林学堂，办的也很不错，只是要小学的文凭才许考，这一层还得想法子。由这两个学堂出来，多少可以找一点实学，好去立身，你愿意走那一条路？”小秋见父亲很诚恳的说着，便答道：“依我看，还是农林学堂好，一来是个中学，二来我的志趣，不想入军界。”秋圃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这话呢，我倒是赞成。只是有一层，如今学堂里，是不考究汉文的，若不把汉文根底弄好，跨进学堂门去，以后永远得不到汉文通顺。好在两个学堂招生，都在七、八月里，有这半年工夫，就在这里再读一些汉文吧。这镇市进乡去五里路，有个姚家村，村上的姚廷栋先生，是个名秀才，虽然不曾中举，只是为着科举停了，依我看来，他至少是个进士人材。而且他很懂时务，（注：彼时以有新学识为知时务。）你跟他去念书，一定受益。他现时在村子里，设了一个半经半蒙的馆，有二十来个学生，在这一方，很负盛名。”小秋听到要坐经馆，做八股功夫去，立刻觉得头痛，但是父亲这样婉转的说